

田中奏議之謎

楊宣誠遺著
范奇浚校訂

「田中奏議」與吉田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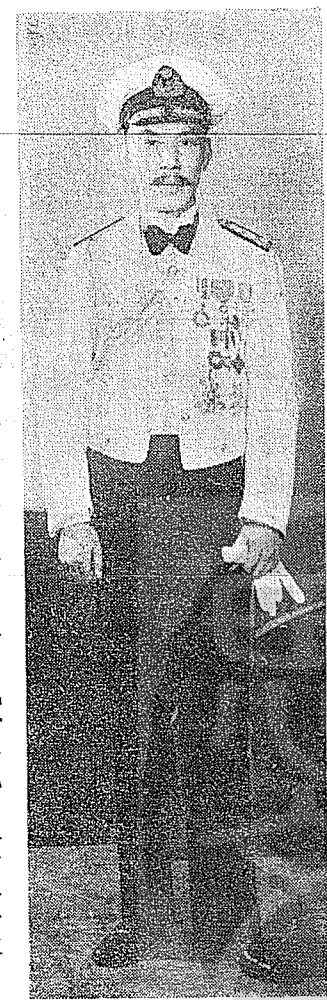
一、前言

抗戰以前，人手一冊之田中奏議，實為日本侵略中國之計劃大綱與實施方案。留心國際局勢之歐美人士，亦多注意研讀者。唯當時對於是書之真偽問題，頗多揣測。日人見其陰謀暴露，乃鼓其如簧之舌，大肆宣傳；謂田中義一，為當時日本之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無以總理大

臣資格，或外務大臣資格，任何時，任何地，皆可直接向天皇面奏，決無託由內大臣轉奏之理，故可斷定是書為偽作。言偽而辯，故世人亦有信之者；其後事實表現，一一如書中所云，則又未免疑信參半；究竟為真為偽？人莫敢斷。二十餘年來（民國十六年至四十二年），始終成為田中奏議之謎。上年九月（民國四十二年九月），臺北市三報聯合版，曾為是書出處問題，費半版篇幅，

或謂林某取自政友會總幹事山本條太郎家，然一經記者訪問，則二君皆閃爍其詞，諱莫如深，令人難以臆斷，遂使此一問題，益增其神祕矣。（請參閱四十二年九月二日九月七日九月十二日台北市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

二、「田中奏議」與東方會議



有「海軍聖人」之譽的國際問題專家「日本通」楊宣誠將軍民國三十五年受降紀念日攝於北平，時任北平市政府秘書長。

連載三日，多所報導。或謂蔡某抄自日本皇宮內府

日本戰敗投降後，盟軍進駐日本，列國新聞記者，亦羣集東京，各盡其採訪之能事，有美國人馬克乾者（Mark Goyen），與日本一老人交遊，道及此書，始得一較詳細確實之解答。蓋此老人者，實日本之一退休政客，在當時曾與吉田茂協力，草擬侵華計劃書。吉田於出席東方會議時，將此項計劃書提出，獲得滿場一致通過，遂作成備忘錄，定名為「日本對華基本政策」。即世所稱為「田中奏議」者是也。

老人之言曰：「在一九二七年時（中華民國十六年）適當蔣△△（原文△△，當係指我革命

領袖 蔣公) 取得政權之歲，日本少壯軍人，對於在滿洲積極行動之要求，甚覺塵上。田中為迎合少壯軍人之心理，(按當時日本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甫自歐美考察歸來，加入政友會，取得該黨總裁地位，組織內閣，為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野心勃勃，亟欲實現其稱霸世界之夢想。其意以為能征服滿蒙，即能征服中國，能征服中國，即能征服世界。與日本少壯軍人，日夜期冀奪取滿蒙之企圖，不謀而合。非田中迎合少壯軍人心理，始召集此東方會議也)。乃於是年(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在東京外務省，召開所謂「東方會議」，由田中義一，以兼外務大臣資



故海軍中將楊宣誠將軍民國四十二年任農林公司董事長時的照相。

格，主持其會。其目的在使新對華政策，與日本在滿蒙權益地帶之特殊關聯，成為方式化。前後會議凡五次，出席者二十有三人，其中有陸軍將校，(戰後被指名為甲級戰犯，判處死刑者二人，一為土肥原賢二，一為板垣四郎)，有海軍提督，(珍珠港事變之前夕，任駐美大使之野村吉三郎即其一也。)形形色色，固不限於外交官。而在此多彩之會合中，特放異彩者，厥為由奉天歸來之總領事吉田茂也。

三、東方會議與吉田茂

「吉田之所以成為東方會議中之明星者，有兩種重要原因：(A)日本軍部，認吉田為前進外交家，與軍部之侵略主義，志同道合。(B)吉田為牧野伸顯伯爵之女婿，而牧野伯時為內大臣，實即天皇之最高顧問。吉田獲得丈人峯之庇蔭，亦宜乎為人所注意也。」

「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即中華民國十六年)，東方會議，根據吉田茂所提案，議決一項備忘錄之文書，題為日本『對華基本政策』。在此文書中，最足令人注意之點有二：

(一)滿洲及蒙古，為日本特殊權益，故應考慮使之與中國本土脫離。

(二)在此兩地域，凡治安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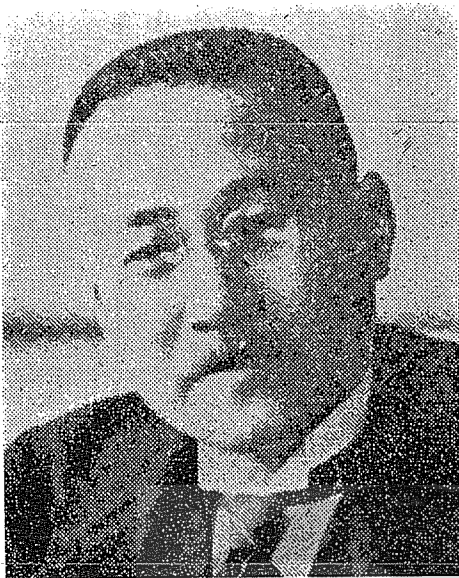
持，經濟之發展，社會之安定，應由日本負責。」前項文書，在性質上無勅裁之必要，故並未呈奏天皇。(按此項備忘錄，雖無需天皇之勅裁，但事關對外國策，田中當時焉有不向昭和口頭報告之理，況其中規定侵略步驟與實施方法，細密周詳，實非口頭報告所能盡，田中或以備忘錄之全文，抄呈昭和，甚至另外一份，抄示同黨之幹部，因此遂得流傳於外耳)。是年八月，政府復派吉田茂與其他出席會議者一人，攜同前項備忘錄赴大連，約集在滿洲、蒙古、及華北各處之日本官憲，傳達新政策之主旨。於是此十八年來，使亞細亞痙攣，使亞細亞痲痺之掠奪政策，吉田君實為最初之發言人矣！(按特派吉田者，以其為提案人，為計劃者，為起草者，故也)。

四、別無所謂「田中奏議」

老人又言：「為歷史作注解，則別無所謂『田中奏議』者存在。當時中國人及美國人，所盛傳之『田中奏議』，實為駐紮滿洲之一日本軍官，向東方會議之出席人，——或即吉田茂本人，——所寄出之一種侵略計劃書。吉田當然將其計劃採納於其提案之內。後來此項計劃書，不知如何，落入中國人或朝鮮人之手，發表出來，遂稱之為『田中奏議』。然徵之以後之發展，此項文書，與吉田茂在東方會議所提出之計劃，若合符節，不啻為預言家之預言，遂使世人深信有此項文書之存在耳。」

五、東方會議後之吉田茂

吾人根據前項日本老人之言，可知吉田茂爲東方會議之主要人物，爲侵略中國之計劃者，爲日本對華基本政策之提案人，亦即所謂「田中奏議」之起草人，已毫無疑問矣。吉田經過此次會議，因所提案，與田中義一之野心，互相吻合，深爲田中所賞識，故獲特別提拔，不次擢升，旋即調任駐天津總領事，升外務次官，放駐意大利大使，遷駐英吉利大使，一帆風順，飛黃騰達矣。雖多少得丈人峯之餘蔭，然皆所以酬其起草對華基本政策之功勞也。吉田感激之餘，亦始終以貫澈田中義一之冒險政策爲職志，故在駐意大利大使任內，則力主日本承認既成事實，稱意王爲



一九二七年參加東方會議的吉田茂，時任日本駐奉天總領事。

兼阿比西尼亞皇帝，而破壞國際聯盟不承認以武力兼併土地之議決案。繼則要求意大利承認滿洲爲國，以爲報酬。在駐英吉利大使任內，則與德國外相李賓特洛夫，討議軸心協定之最初細案。導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迄於米蘇里軍艦上之投降，凡此皆吉田茂對於世界「和平」之大貢獻也。（請參閱原田熊雄著西園寺與政局）

六、吉田茂何以免於整肅

吉田茂之思想行爲，既如上述，而其罪行，亦已有事實證明，（軍事法庭，曾根據田中奏議判罪）則盟軍進駐日本之後，應指其名爲甲級戰犯，與廣田弘毅，在軍事法庭，同受絞首死刑之裁判；即不其然，亦應與重光葵，同爲乙級戰犯，受七年之徒刑；再不其然，亦應與鳩山一郎，同被整肅，使之不得任公職。（按鳩山一郎，戰後組織自由黨，自爲黨魁，在戰後第一次選舉中，該黨取得一百三十九名之議席，雖未得過半數，實已成爲第一大黨，鳩山躍躍欲試，希冀取得政權，組織內閣，甚至內閣閣員名單，早經選定，常置之懷中，準備一旦見召，即可立時呈出。乃突被整肅。其罪名爲(1)曾任田中義一內閣之書記官長（相當於我國之行政院祕書長），主持訂定大陸政策基礎之東方會議，(2)在書記長官任內，曾起草治安維持法，予日本民主化以最大之惡影響。(3)在文部大臣任內，彈壓自由主義學者，（造成所謂瀧川事件）。乃事出意外，竟使之重登政治舞臺，重掌日本政權，

在二人之下，居衆人之上，目空一切，高視闊步，一若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者，不亦異乎？說者謂：吉田之倖免，不外兩種原因：一則吉田茂在戰時，曾以反戰之罪名，與岩淵辰雄，殖田俊吉，同時被捕入獄，嚼鐵窗風味者，凡五十有餘日，故不列入戰犯之林也。二則吉田茂在戰後，曾任日本政府與麥帥總部聯絡之任務，總司令部中，不乏對吉田心賞者，正期待其爲日本民主自由而努力也。果如是說，則吾人不得不嘆麥帥總部中，缺乏了解日本事情之人矣。夫吉田之反戰，反對對英美之戰，而非反對對華之戰也。吉田始終以征服中國，再進而征服世界爲職志，其意以爲對華作戰期間，不若對英美暫時讓步，但求其承認日本取得滿蒙，再作後圖。與田中義一之野心，實無二致，田中死，吉田固早已繼承其志者自居矣。（請參閱馬克乾著日本日記譯本上卷）

七、吉田茂之再登場

日本投降後，吉田雖立即自獄中釋出，但在獄期中，爲臭蟲虱子所咬傷，滿身瘡痕，頸項間尤甚，敷以軟膏，裹以繃帶，狼狽萬狀，無面見人，匿居鄉間，杜門不出。適東久迺宮稔彥王奉命組閣，以重光葵爲外相，與吉田同難之岩淵辰雄，見新閣名單，認爲皆戰爭中之責任者，不足以擔當戰後之經營。乃扶病入京，挺身而出，爲吉田遊說。首先在見國務相小畑敏四郎，繼見副總理近衛文磨，力主排除重光葵，代以吉田茂。山畑婉拒之曰：「本人係內閣成立之後，因恐青年官軍，要求繼續作戰，惹起內亂，爲鎮撫此輩青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至七月七日日本討論侵略中國方法的
「東方會議」，田中義一（右二）致詞
時之神情。

年軍官計，始被任爲國務大臣。蓋青年軍官，對於首相東久遜宮之言，不願聽說，經近衛公之推薦，本人始突然被召，任爲國務大臣。受命以來，終日在官邸召集青年軍官，從事說服工作，如是而已。既未與閣閣之事，亦實無能爲力」。岩淵復喋喋不休；謂戰爭中吾輩曾百方設計，謀所以終止戰爭之道，苟達目的，一旦停戰之後，究應如何處理國事，亦曾有所討論，且略有頭緒。今戰事雖非吾輩所期望之形式而終止，而戰後之經營，仍爲當務之急，如何不與吾輩商談，竟自一人受諾入閣？其勢洶洶，必欲使吉田入閣。逼迫小畑，促其立即表示贊否。小畑無法，始應之曰：「贊成贊成」，「如無叛亂之虞，則本人之任務已了，由本人讓位，以吉田君補充如何」？岩淵猶以爲未足，請小畑與吉田攜手合作，擔當國事，不可言退。又謂重光無任外務大臣之必要，主張易以吉田。小畑復拒之曰：「內閣甫成立，是何可者」，岩淵復言於近衛，一如言於小畑者，近衛亦拒之曰：余初無意參加，突然被召，赴赤阪離宮，拜受新命，世人不察，以爲余係副總理大臣，必爲組閣之參謀長，實則余無發言之餘地」。岩淵復責其何以不推薦吉田，近衛乃明告之曰：「木戶反對吉田甚力，余無法使之加入。且此次係皇族內閣，比較接近者，爲緒方竹虎，在宮中方面，則爲木戶幸一，三人商談之下，人選遂決定矣」。岩淵雖一再碰壁，依然抱定宗旨，不達目的不休，四出運動，多方宣傳，有志者事竟成，終得小畑近衛之助力，由二人言於緒方，由緒方言於首相東久遜宮矣。適當其時，

爲終戰聯絡事務局之隸屬問題，內閣意見不一致；緒方主張直屬內閣，重光主張隸屬外務省，二者相持不下，形成對立之狀。又因重光外相與麥帥會見之後，隨即會見新聞記者團，將與麥帥晤談內容，全部洩露，因此總司令部，對重光大爲不滿。重光處此種情況之下，實具退陣之條件，遂不得不於九月十七日提出辭表，於是幸運之吉田，始被召入京，繼重光爲外相，重登政治舞臺矣。（請參閱住本利男著佔領祕錄及重光葵著昭和之動亂）

八、吉田之得意與近衛之批評

岩淵辰雄爲吉田茂極力奔走呼號之結果，始得近衛允許，約集吉田茂，小畑敏四郎，會餐於近衛之荻外莊。席間，岩淵多方爲吉田吹噓，吉田以事關本身，不便置詞，飲酒默聽之而已。及聞小畑，近衛，均表贊成，小畑且主張言於緒方，由緒方向東久遜宮進言，知不久可以彈冠相慶，重登政治舞臺，不免欣然色喜，頻頻舉杯，及一席告終，吉田已頹然醉矣。近衛夫人，見吉田酩酊大醉，勸其止宿，吉田必欲返家，乃由近衛之家人，伴送之赴車站，吉田登車之後，即入睡鄉，一覺醒來，車已越其所住之大磯，而至熱海矣。由車掌扶之下車，吉田復臥於車站之待車室中，站中職員，但目之爲醉漢，固不知其爲即補之外務大臣，更不知其爲異日之總理大臣也。次晨吉田醒來，始知身在候車室中，欲購票搭車回寓，則身無半文，熱海雖有峯須賀之別莊，但吉田不喜其人，且不欲使其知昨夕之事，乃行赴植原悅二郎家告貸，孰知植原亦赴京，乃向其家僕

人借貸，始得返大磯家中。當日吉田喜悅之情，與得意之狀，觀此可知矣。又岩淵一再堅請近衛推薦吉田入閣時，近衛慨然而言曰：「吉田君曾爲國事入獄，余爲之抱歎實深，故余對吉田君之表示好感，亦不後於人；不過吉田君之意識，實大日本帝國時代之意識，爲戰敗日本之前途計，是否適當？頗成問題。使吉田君爲一浪人，最爲合適，否則爲難矣。近衛對吉田此種批評，可謂入木三分者矣！」

九、吉田茂官運亨通

吉田得加入東廬宮內閣，繼重光葵爲外相，雖由岩淵之極力抬舉，要亦時會使然，在吉田寧不自知之，況東久廬宮內閣垮臺之後，仍能繼續蟬聯在幣原新內閣中，保持原位不動，吉田固已心滿意足矣。乃福星所照，官運亨通，俗所謂富貴逼人來，有不可遏止者。當幣原辭職之際，適當鳩山被整肅之時，幣原雖決定薦鳩山以自代，鳩山雖亦準備以第一黨黨魁資格組閣，而盟軍整肅令下，不得不揮淚隱退。但鳩山認爲個人權益，可以犧牲，黨之權利，不可放棄，力請古島一雄，擔任自由黨總裁，以黨魁資格，承受組閣。古島以年邁辭。繼請松平恆雄擔任，松平亦堅詞拒絕。黨中幹部，於是主張由黨內覓人，此項大任，遂落於吉田頭上，由吉田代鳩山爲總裁而組閣矣。當鳩山與吉田交涉之初，吉田猶假意謙讓，聲稱「本人爲外交官，不適大任」。鳩山要求至再，始允暫時承擔，並聲明以「君能自己擔任時，則必須立即使余辭職」爲條件。鳩山聞言，欣欣然有喜色，以爲付託得人矣。不料吉田一經組閣，

掌握政權，遂使用權謀，設法操縱，以鞏固其個人地位。居然由二次三次乃至四次組閣，在日本憲法史上，創造組閣次數最多之紀錄。（日本自明治二十二年，公佈憲法，六七十年來，三次組閣者，雖有數人，而四次組閣者，實以吉田茂爲創始）。儼然爲一代之大政治家。一若當今之世，捨此更無第二人者。其間鳩山雖已解除整肅，吉田竟食前言，即黨之總裁地位，亦無讓渡予鳩山之意。雖恩人岩淵辰雄之勸告，亦充耳不聞，不惜與之割席。氣餒之盛，無與比倫。其在議會答辯時，則罵議員爲馬鹿野郎（混蛋之意），在地方演說時，則以茶杯擲照相記者，其得意忘形，驕矜無禮之事，不一而足。故自由黨因之而分裂。（最近雖有一部份復合，究不過因個人利害關係，恐仍不免貌合神離）。進步黨因之而疏遠，在吉田個人言，其事業爲成功或失敗？固難預知。在日本國家言，其前途爲光明或黯淡？亦難預斷。彼近聖文磨之批評，牧野伸顯之阻止，（吉田岳父牧野伸顯在鄉間，聞吉田將出而組閣，不惜扶其八十餘齡之老病軀，晉京阻止，得其確實回答，決不組閣，乃還）。或非無的放矢，必有所見而然也。

十、結論

中日兩國，爲同種同文之邦，無不就歷史關係言，甚爲悠久；就地理關係言，甚爲接近；即就經濟言，就國防言，亦均息息相關；所謂輔車則相依，唇亡則齒寒者，蓋親交則互益，敵視則兩傷也。不幸此二十餘年來，基於吉田在東方會議所提案，製成所謂「日本對華基本政策」以來

，演成中日戰爭，殺人盈野，城郭爲墟，生命財產之損失，不可以數字計，雖在戰後，迄今人民顛沛流離，困苦不可以狀。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推原禍始，不能不有憾於吉田茂爲厲之階矣！但日本投降後，我賢明之領袖，立即經由電臺廣播，大聲疾呼，昭示國人，不念舊惡，以德報怨，我國人莫不翕然景從，以期待中日關係之新局面。回顧日本，則何如者，陳謝使節之派遣，經久而不能決。在中日新約簽訂之際，我雖宣言放棄損害賠償，仍一再遷延，經月不決。而日本赴北平匪區之親善使節，則絡繹於途；日匪通商，且日見發展，彷彿日本當局，仍希望中國分裂，以便達其蠶食之目的，一如田中奏議中之所計劃者，此則不能不令人危懼歷史之重演，而中日兩國，將同歸於盡也。筆者與吉田，初無個人之私怨，凡所陳述，皆本於日本人所著書，決非閉戶自造，有意中傷，心所謂危，如鯁在喉，不得不一吐耳。雖然，吉田首相，已近古稀之年，早過知非之歲，倘能痛定思痛，澈悟已往之非，毅然決然，以遠大之眼光，定百年之大計，與我親善提携，精誠合作，以期消滅世界上最惡毒之共產主義，以增進中日兩國之繁榮，藉以維護世界之和平，此則筆者馨香禱祝所期求，當亦中日兩國有識之士，共同之大願也。

參考書籍：（原田熊雄著）西園寺公與政局（立野信之著）公爵近衛文磨（馬克乾著）日本日記（日譯本）（朝日新聞法廷記者團著）東京裁判（重光葵著）昭和之動亂（住本利男著）占領秘錄（森正藏著）旋風二十年

（民國四十三年作，未經發表。謹註）